洪金寶

家庭事業 同等重要

光星

在娛樂圈，洪金寶也算是著名孝子。

回想他學京劇，那時只得十五、六歲，三毛已幾乎天天背着八十多歲的婆婆四處求醫。

三毛說：「我之所以決心減肥，就是怕拖累家人，我的婆婆平日健康情況良好，直至她有一日突然爆血管，半身癱瘓，我們全家人照顧她，各人也感到心身疲累。」

那時，年紀輕輕的洪金寶，已需要負起家庭擔子。

「我最佩服的還是公公，他差不多九十歲，還天天替婆婆洗澡，還要捱婆婆罵，他的愛心最值得我們年輕一輩去學習的。」

洪金寶現正積極減肥。

他說：「如果一朝入醫院，牽連很大，你知啦，我一個人要養老婆仔女，還有很多兄弟跟我工作，不論為公為私，我也得照顧自己身體。」

「開始吃減肥餐沒有？」

「進行了幾日，現在每天大清早飲兩大杯水，然後飲脫脂奶，午餐吃一些沒有調味品的肉類，晚餐亦一樣，還要戒酒及戒食宵夜。」

「會不會覺得失去人生很多樂趣？」

「如果要這樣想，就不要減肥了。」

洪金寶七月份將飛往美國，先作一輪籌備工作，準備開拍一部西片。

他說：「我打算拍一部完完整整的西片，戲中演員只有一個高麗虹是中國人，其餘不論幕前幕後都是外國人。」

進軍美國影壇乃是三毛一向的心願。

其實，拍西片的目的並非揚名，只是想開拓更多市場，香港電影除了基本東南亞市場，更加需要「開源」。

洪金寶一生致力電影，電影與家庭之間，哪一方對他較重要？

「兩樣都一樣重要，沒有家庭，就算皇帝」，三毛也拿她沒辦法，樣樣事業怎樣成功，也會覺得有所遺憾，但沒有事業，家庭怎樣幸福，也是徒然。」

洪金寶的太座與一對兒子在加拿大生活，他的幼女卻一直留在香港，陪伴三毛身旁。

提到他的「女兒」，三毛也拿她沒辦法，樣樣事都要得到女兒的同意，就算在家中添置一些新傢俬，他的女兒也會提出自己的意見。

「我的女兒將來可能是女強人，因為她意見多多，在家中猶如一個女皇。」洪金寶無奈地說。

高麗虹既是洪金寶的紅顏知己，不知在大哥穿衣配搭方面，有沒有指導一下呢！

波士照住氣燄囂張

關瑪利

好多人對女藝員與電視台高層人物拍拖相當反感。

唔好以為呢件係小事，原來，真係有女藝員借用高層之力去壓同事，搞到成班同事冇晒心機做嘢。

友人告知瑪利，呢種情況，以亞視最為明顯。有人提到個大哥大"照顧"，唔單止得到名與利，兼且有機會在節目中搶正。

但唔理劇情點講，總之一出場就搶，如果爭唔到，一係罷拍，一係就搵有力人士投訴。

亞視好多人俾呢個現象煩到出唔到聲。有次，工作人員指某位女藝員遲到，影響拍攝進度。

嗰位女藝員非但唔知錯，重好大聲反駁："你唔好同我講，同某某（有力人士）講喇！將佢點解咁遲至放我返嚟！"唔怪得林百欣要將"上方寶劍"俾李沛權囉！唔立家規，想間公司好，難囉！

加票價造成影片優劣分差 院商面對難題多於創作人

特稿 谷之華

踏入六月份，暑期電影紛紛出籠。今年的暑假檔期，是比往年提早開始，中西多部猛片都早已度好期推出，希望可以利用暑假這一黃金檔期，一挽電影市場的頹勢。

暑假檔期也是戲票加價，際此市道不振的情形下，戲院加票價，會否造成更不利的情況，更加令觀眾卻步呢？

張堅庭認為影響不會太大，他所持的理由是即使加了票價，但相對於其他的娛樂事業來說，電影始終是比較廉價的娛樂，同通脹亦無多大的關係，因為無論生活水平如何提高，市民仍是需要娛樂的。

當然也是會造成影響的。可見的情形是，拍攝認真的影片有機會突破，但質素欠佳的影片一定衰梗，絕不會如以前那樣，不論好片劣片，都有捧場客。

張堅庭分析，以前電影有一班基本的觀眾，是不論什麼片，又不普及，相對之下種，都有興趣入戲院欣賞的。所以即使製作平平、質素不佳的影片，也會賣座。但上以前的娛樂品種並非那麼多，娛樂費用目前這批觀眾已經逐漸流失，觀眾再不會無端端的購票入戲院，必須經過選擇。這是電影業出現疲態的現實反映。

造成這個現象，首先是以前的票價比較便宜，而空氣調節得十分先進，足以吸引得到觀眾入場，加上以前的娛樂品種並非那麼多，娛樂費用很大部分就是花在電影方面，此亦是以往電影業比較蓬勃的原因。

張堅庭認為，電影發展到今時今日，在製作方面是大大地提高了，但相對之下，電影院的步伐便遠遠跟不上了，尤其是電影院的各種設施，都跟不上時代的進展，也是令觀眾提不起購票入場欣賞影片的因素。

所以，張堅庭認為目前戲院商面對的困境和難題，更甚於製作人，因為影業的趨勢，大型戲院逐步被淘汰，迷你影院以至家庭影院的湧現，使得觀眾入電影院的人在創作方面的影響不會太大，因為拍出來的作品，除了在戲院上映之外，亦可以在錄影帶、影碟等各方面取得收益，不會在收入方面有什麼大影響，亦可以賺得到金錢，以彌補製作所需。

對於今後電影製作的路向如何，張堅庭個人的見解是，優劣之分差會更加明顯，一就是大紋大路的製作，二就是有創新的風格片，只要拍攝認真，質素能夠保持的。

郭秀雲同海洋公園有源淵

雷達 雷

郭秀雲即刻澄清，佢話，「郭錦恩係『永安』家族嘅，而我係屬於海洋公園嘅。」

雷蕾唔明，追問郭秀雲，原來佢爹哋乃係當年海洋公園嘅創辦人之一，有份投資嘅，而且係專門負責向外地搵嘢動物嚟海洋公園。所以郭秀雲自細就已經耳濡目染。當時佢屋企就響海洋公園附近，家有二十幾個水族館，直到十歲之後，佢地舉家移居外地，至同海洋公園話別。

雷蕾

有人誤會郭秀雲同郭錦恩之間有親屬關係，因為既是同姓，又同樣係響外國番嚟，一樣咁鬼鬼地。

郭秀雲即刻澄清，佢話，「郭錦恩係『永安』家族嘅，而我係屬於海洋公園嘅。」

雷蕾唔明，追問郭秀雲，原來佢爹哋乃係當年海洋公園嘅創辦人之一，有份投資嘅，而且係專門負責向外地搵嘢動物嚟海洋公園。所以郭秀雲自細就已經耳濡目染。當時佢屋企就響海洋公園附近，家有二十幾個水族館，直到十歲之後，佢地舉家移居外地，至同海洋公園話別。

雷蕾

粵曲演唱方興未艾 林錦堂再拍尹嘉星

林錦堂、尹嘉星是近期粵曲演唱會精選人物，大小不同類別，令到觀眾荷包大大減輕，惟是觀眾都會精明地選聽一些新配搭來欣賞，越是冷門配搭，就越有吸引力。

自九〇年國星粵劇團演出《雙仙拜月亭》、《血雁重歸燕未歸》兩部名劇後，林錦堂、尹嘉星已為觀眾接受，頻頻追問何時再演出，基於林錦堂九一年班事頗忙，主辦者「國星雅集」有見及此，隨即查詢觀眾意見，着手聯絡堂哥，安排二人出現粵曲演唱會。平時配搭太熟經常出現的，缺乏新鮮感，林錦堂時裝外型俊俏溫文，不讓古裝專美，今次出席國星曲藝之夜九一，與尹嘉星合唱其師之唱片名曲、《花染狀元紅之渡頭泣別》、《庵堂重會》、《三夕恩情廿載仇》。

尹嘉星是業餘曲藝發燒友，每次演出都悉力以赴，今次能有機會與紅伶林錦堂第一次在粵曲演唱會合作，相信一定會使觀眾耳目一新。演唱會日期為六月廿九、三十兩晚。票價分為八十、六十、五十、四十。各城市電腦售票處公開發售。

郭錦恩認為自己既像越南妹，又似賓妹。

北京的戲迷朋友曾說，有見過「女婿像岳父」的嗎？ 馬長禮杜鎮傑翁婿同台

粵劇影視舊聞知觀

扮相、唱腔幾可亂真。這是北京戲迷的見解！

說的是誰？

岳父馬長禮，女婿杜鎮傑。

這位戲迷朋友還口若懸河地說，和馬長禮簡直是一個「版」。

是否真，似北京朋友說的那麼「一目下像」？目下，馬長禮和杜鎮傑到了香港，台上見真章也。

在北京時，曾在前門飯店的梨園劇場見過杜鎮傑，只是，見到他在清唱，似不足以「亂真」，然朋友說，看看他在台上的扮相吧！

也真是巧，看馬長禮和杜鎮傑貼演的戲碼，似是刻意安排，《紅鬃烈馬》，兩個薛平貴。《伍子胥》，兩個伍員。《四郎探母》，兩個楊延輝。

這三齣大戲，幾乎都在翁婿「鬧雙包」，在製造可以「亂真」的氣氛。

從戲碼的安排，這三齣大戲的主要「份量」，還落在杜鎮傑身上。

這又似乎是，丈人在「捧」女婿呢！

術語有謂：傳、幫、帶。

杜鎮傑是初跑香港碼頭，馬長禮則是「老跑香港」，確有必要這麼「帶」一帶。

如《紅鬃烈馬》打泡，杜鎮傑唱《武家坡》，馬長禮則唱《大登殿》。

全部《伍子胥》，按排列次序是杜鎮傑的前伍員，此則戲肉《文昭關》，由其擔大任矣。

至於《四郎探母》，這「回令」一場，必由馬長禮送客，是可以預料的。

江上舟

汪明荃與羅家英尚未出師拍劇，助總何定鈞已先行頒錦旗壯聲威。

森森亮相無線咗靚

我你娛說

有晚森森突然出現《歡樂今宵》，接受汪阿姐訪問。呢個鏡頭對於觀眾而言頗為意外，因為森森過咗亞視多年，突然出現無線，等於話俾人知，佢已非亞視人，不然點會亮相無線螢幕。

但同時亦俾人一種忖測，森森會否重返舊巢投回無線懷抱？

森森當晚接受阿姐訪問，主要圍繞住一個人講，呢個人係森森當年在無線時嘅高層，專門管理藝員，森森當年跳槽，因與呢位高層鬧翻有關，想不到事隔多年，兩台人事轉來轉去，卻冤家路窄，呢位高層又轉到亞視去，結果會點？

森森當晚已吐咗一輪苦水。

人家是是非非，外人難下定論，但看到一個曾經受過嘅森森，受到委屈，多少都會寄予同情，令人有點憐香惜玉之感。

二哥以前好喜歡森森，但佢過咗亞視之後，初期演出多，二哥追佢嘅片集，但後期看得少，漸漸對呢位紅顏偶像淡忘。但當晚見森森在無線出鏡，佢突然有所發現，頻話森森靚咗，又話森森在亞視冇咁靚。

梅姐亦話有同感，唔明白的女藝員在亞視總不及在無線出鏡咁靚。梅姐話可能同化妝有關係，二哥話或者同燈光有關，燈光柔和，投射在藝人臉上就滑溜好多。真正原因唔懂，總之森森當晚在無線亮相真係靚咗。

森森曾在《歡樂今宵》紅極一時，今日出鏡則增添咗成熟風韻，重係一個靚女人，可同阿姐並列。唔知佢會否再入《EYT》，如有機會發揮，佢仍係一個好藝員。

阿芍

林錦堂與尹嘉星再合作，本月底在文化中心舉行粵曲演唱會。

營幕點士

張堅庭兩位猛男洗耳恭聽。

鄭裕玲這位「表姐」胸有成竹，李子雄與盧華

沒有驚喜的計算公式

——《暴風幹探》

話影

作為一種電影類型，警匪片是荷里活電影中一個源遠流長的主流；警匪中所標榜的正義與邪惡的對立，往往為表現美國文化根源——個人英雄主義——提供了最直接的機會。不過，當同一個戲法變得太多，也就不容易翻出新花樣，而荷里活在面對這種創意危機時，往往會以昂貴的製作條件，去掩飾影片本身衰弱的內容，這種注重外表的官能刺激的處理，其實是本末倒置的，《暴風幹探》於此可充份反映。

《暴風幹探》由奇連·伊士活自導自演，這位外型冷峻的天皇巨星，當年以《獨行俠》及《辣手神探》等電影，樹立了鐵面無情的俠義英雄形象。不過，時不我與，今天的奇連·伊士活再次以辣手神探的形象重現銀幕，就只能予人英雄遲暮、裝模作樣之感了。

其實，奇連·伊士活過去幾年曾經試圖改變他那深入民間的形象，拍攝一些較人性、較冷門的題材，他執導的《天梟》（Birdy），以爵士樂大師查理·柏加命途多桀的傳奇一生，反映了藝人可悲的一面，令人驚訝奇連·伊士活竟然能夠如此沉着、用心地去處理這樣一部文藝片。過去，可能接連的票房失利，迫使他要重施故技，再次以硬漢的形象去迎合商業需求。

《暴風幹探》是典型的荷里活警匪片，奇連·伊士活扮演的老差骨力克，幹練而嫉惡如仇，卻一直鬱鬱不得志，在一次截查偷車集團時，老拍檔更被匪幫首腦所殺，於是，為了伸張正義，更為了報仇——正、反派之間的爭鬥必須變成私人恩怨，才會令觀眾更易投入角色——這是目前荷里活警匪片所迷信的程式；力克自然要不顧一切去消滅對方。

力克的新拍檔是個年青警員大衛（查理·辛飾），因童年時目擊兄弟的意外死亡，在面對危難時有心理陰影，而又不願在富有的家境保障下被安排人生；其實，這個角色的設計完全是功能性的，性格、背景與身份矛盾重重，只為了情節上的需要而刻意賦予各種特性。

影片的情節亦同樣接着既定的模式去計算，力克與大衛之間，自然由矛盾而變成諒解，力克因大衛的軟弱而被匪徒擄去，大衛為救力克而得到自我的改造，力克也得以吐氣揚眉等等，一切都按本子計算，沒有任何驚喜。

錯過做女姐徒弟機會 陳韻紅乃劇團的戲寶

座茶樂娛

陳韻紅來自廣東粵劇一團，今番是三度來港，與合作了七年感情甚佳的得獎拍檔丁凡一起演出，先在九龍南昌戲院演，再往新光戲院續演。

日前與這位年輕花旦聚會，陪同她出席的除丁凡、一團的團長、還有藝術指導鄭培英之外，她的一位長相十分相似的姑姐更從澳洲趕來香港，協助她處理有關演出的事宜，一位遠道從夏威夷來港為這一團打氣的黃太也有出席。陳韻紅年紀輕，七年前戲校畢業便派入一團，第一台便膽粗粗地與羅家寶前輩演出，往後就一直是丁凡的拍檔。

本來她有機會成為紅線女的徒弟，當女姐提出此要求時，卻未為團方答允，因她條件好，團不想放走一個"寶"，對此她也不敢有異議，但見女姐對她那麼關心，所以亦敢經常向她請教，有些劇目還是女姐私下親自教授的。

對於粵劇觀眾在廣州流失，陳韻紅並不太擔心，她說："只是廣州市的觀眾流失，我們卻經常可以到不同的鄉鎮市演出，一年裡的一百二十多場演出，除到海外大部份都在市鄉鎮演出，每次演出的反應均是非常熱烈的。"

完成在港演出之後，一團返穗休息數天又到順德去演出了，據藝術指導英姐表示，順德給予頗高的戲金，一台得一萬人民幣，是因為這個地方富有之故，演得多劇團收入好，團員分紅便多，故此大家都樂意到各鄉各縣去演出，而且一團成績甚好，已兩年超出規定演出的一百二十場，賺了每場八百元的獎勵。

對於粵劇的演出陳韻紅表示甚具信心，因為那是各地觀眾的需求，也不必以廣州為例子，愛粵劇的群眾多的是。

當被問及與拍檔丁凡的感情，她是臉紅又尷尬，只得由姑姐澄清，謂合作多年當然感情好，感情不好也不能投入演出中。這樣的解釋倒也真的合理。

本片是大師史提芬史匹堡的另一惹笑傑作。飛機師 零度空間

本片是大師史提芬史匹堡的另一惹笑傑作。飛機師喝創辦人之一，有份投資嘅，而且係專門負責向外地搵嘢動物嚟海洋公園。所以郭秀雲自細就已經耳濡目染。當時佢屋企就響海洋公園附近，家有二十幾個水族館，直到十歲之後，佢地舉家移居外地，至同海洋公園話別。

明珠台 晚上九時卅五分

公元二〇一九年，號稱民主自由的美國變成一極權社會，而電視則成為統治者的最有力工具，肆意恐嚇人民。當時最受歡迎的節目是《威龍猛將》，節目把「警察」活捉監犯的過程，活生生的搬到螢幕前，緊張刺激。不過，觀眾對一面倒的結果漸漸生厭，於是節目監製的目標便對準洛彬機的最強壯逃犯賓（阿諾舒華辛力加飾），務求使節目加倍精彩。可是無辜的賓是絕對不會屈服的，與捉拿他的人展開精彩的肉博戰。與此同時，一地下組織也希望在節目中出現，喚醒人民。

視影人